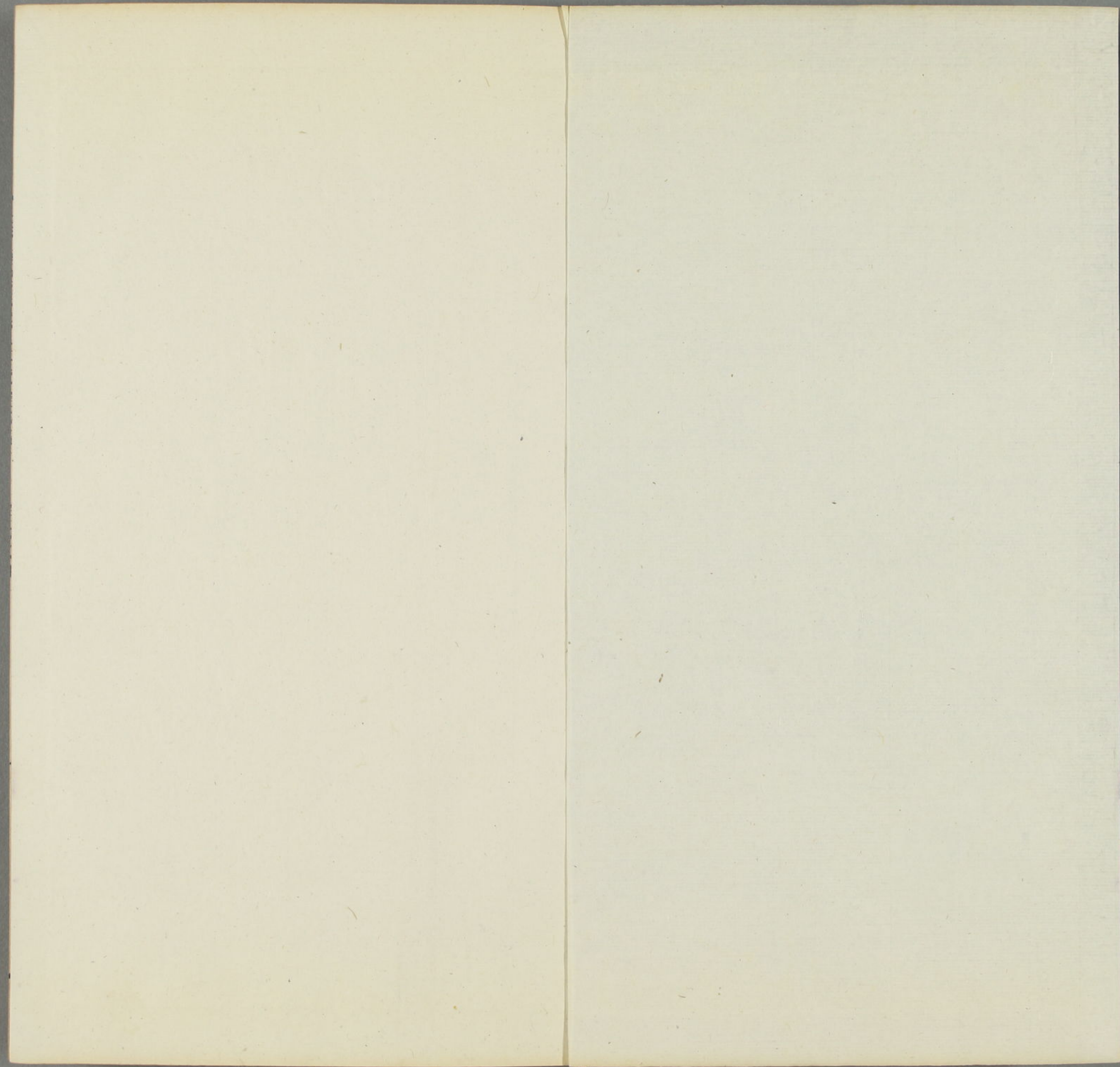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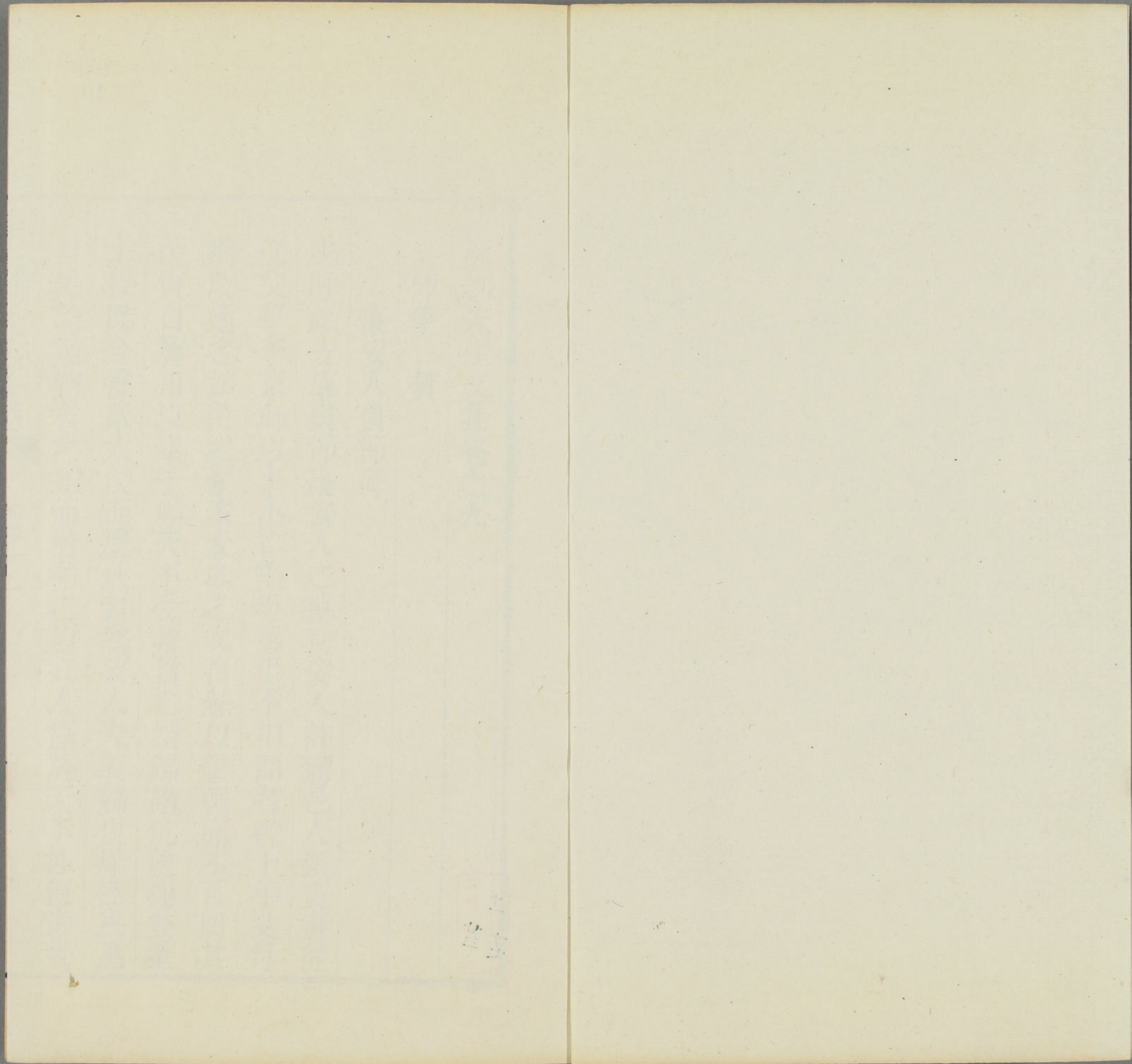


^ 16
2823
10







門
號 2823
卷 10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九

碑傳 贊

康安人貞節碑

嗚呼此安成貞節康安人之墓初安人許聘邑人張寅寅從
從父學于京師以事出亡燕吳萬里不相聞者數十年父母
將改適之姑許之豪家交賄之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回其
後寅自冀州以舉于順天不受權貴之婚歸諧伉儷遂登進
士授陟令擢貳太僕而康氏封爲安人夫義婦貞燁然爲萬
口美談造物者默運而潛祐之以立人極於天下抑何奇哉

昭和廿三年
十月十七日
購求

正德辛巳冬十月安人以壽終庠生王暉白其行于御史朱君節將聞諸朝以表之乃先命俞尹夔構碑亭于墓次刻寧鄉令劉綯及王暉所爲傳于陰而謂某曰子太史氏也宜有以詔無極昔者先王之以禮範民也莫嚴於男女之交所以別夫婦親父子而使自異於禽獸首之納采擇之也次之問名審其所出也納吉聽之鬼神也納徵而事成矣故許嫁則繫之纓示有屬也親迎而壻解之示受之也女之受幣也猶臣之委贄也一成而不可變也壯哉安人之言曰吾已許張氏卽張氏婦柰何以一身許二姓此其執節秉義默與道合

吾以是知先王之禮樂咸以裁成天秩初非外鑠而人心之良不爲物欲所晦蝕則不慮而知不學而能雖婉婉女子可以考三王而俟百聖矣彼碩碩多士讀書萬卷平日尙論千古嶽嶽如立壁一遇變故則顧利而擇便削規破矩齷齪出婦人下然則表揚安人以樹風聲豈繫爲女誠已乎墓碑六尺其壯萬仞鬼神呵護百世其訓之

李忠文公祠碑

古之君子毅然自任以天下萬世之重故制行宰物以禮義爲準繩舉利害毀譽死生不足以回撓之然後德成名立赫

赫乎揭日月而震風霆也後之君子急近功謀小利貶損其身以徇一時之好若春禽夏卉非不快視聽也而泯漸乘之矣甚者或爲封豕豺狼以犯不韙之的嗟乎均是人也耳目鼻口孰非天地之妙合而父母之遺哉而善惡之相懸遂至此極也有志於自愛者可不慎所立乎吾吉安以忠義名天下自歐陽文忠公以至于信國文公皆所謂任綱常之重而浩然於天地間者入 國朝以來忠文李公慨然以古人自期涉艱履險九死不悔而精忠義槩貫鬼神而孚蠻貊音長孺責難於漢廷廣平正色於思勗亢宗遺愛於大學疏氏辭

榮於少傅舉萃於公之一身取功定價歸然俎豆于數君子之間天下無異辭嗚呼可謂一代之人豪矣於時忠愍劉公以直諫死其職鄉社舉以配公有耿光焉老成凋落俗尙頹圯扶植風教者恒思章典刑以隄其決正德乙亥某與王君世文言於于尹桂視忠愍故事專祠公於城隍之右而未果後六年辛巳庠生王世俊請于唐柱史龍屬俞尹夔鳩功程事始克成之駿奔有楚神明如在而彼淫昏之鬼覘公之堂懼伏堵下將含悲而不瞑矣然則及其齒髮之尙存而不思惕然自奮以肖天形而無忝所生顧其於草木豺狼而莫之

恤其亦凜可哀哉廼爲迎享送神之辭以貽公之曾孫朝聘公而俯聽之其尙有以相我邦人乎辭曰

新宮兮殖殖邇豆兮有秩笙鼓喧兮東方暎公之來兮如雲百靈衛兮金甲屯懷故邦兮神欣欣兮故邦招忠愍兮翱翔兮吸梅磬兮朝餐東陽神之惠兮穰穰挽天河兮洗下方誅夷螟螣兮長養鸞鳳千秋報祀兮思無疆

瀧岡書院碑

瀧岡書院祠大理丞鄒公瑾而作也公當靖難之師及同邑監察御史魏公勉死于位一時若天白方公孝孺臨江練公

子寧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子澄凜凜然有叩馬承薇之

風 仁宗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是忠臣大哉 王言與師

尙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羣臣祇若德意罔敢差池諸公咸

俎豆鄉賢或書院以專祠之正德壬申某歸侍易齋大夫疾

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之曰永豐吾宗國也寺丞御史之烈

其可以後羣公廼奉命以請于邑之士皆訢訢相告庠生裴

康陳本劉斌陳奇李觀可劉希昭蕭且合辭以呈郡守伍君

文定督學政田君汝籽協議題之亟下縣立二公木主於鄉

賢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譜也其率族屬祀之使從兄守

泰入牒于郡郡丞朱君袞分守陳君洪謨巡按李君潤符縣
以入官故址曰東義倉空地爲之曰公之精爽其尚樂故土
乎族之長光緝率子姓元化垂璫等建堂于中前爲鄒氏大
節祠外爲瀧岡書院繚之以周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潔牲
俎而行事市碑廡下使國寧來徵文以告來者嗚呼人莫貴
於自立自立莫大於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離顛
沛刀鋸鼎鑊而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若蔑
德寡義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胙土而子孫且羞
以爲祖矧於天下後世乎繫之詞以誠吾宗詞曰昊天生民

祭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恒性禍福無端貞脆有定章其淑
慝是爲殃慶百爾君子盍以爲鏡孰無此身奈何弗敬

劉忠愍公祀典碑

兩谿劉公以侍講疏天下十事首勸聖學以正心德終修武
備以防外患上稅之下羣臣議會權璫王振怒其侵已嗾奸
黨馬順誣以事下獄公厲聲憤罵竟支解其體天下大夫士
悲公之忠嚙無敢言者會稽布衣成器爲文哭于龍山名曰
祭忠臺土木之變 朝廷族振家而羣臣竟擊順于廷其黨
咸棄市始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愍遣守臣諭祭于家復祀于

吉安忠節祠位次文忠烈下而公之子鈞及鉞市地邑治之
北以創專祀當道好德者顏其祠曰旌忠坊曰大忠而曾孫
纘彙次名公羣作若李忠文之銘于肅愍彭惠安之贊薛文
清莊定山之文章恭毅羅一峯之挽李文達之日錄命曰忠
愍事蹟而緬登諸梓於是公之忠颯颯然矣玄孫祚猶以祀
典未舉於褒崇弗備也偕郡邑諸生呈于中丞汪公玄錫柱
史沈公越檄邑尹李君一瀚議於春秋丁祭市羊豕香燭縣
官率儒學師生致祭祠下責令守祠人劉文瓘等籍田以修
祠會新尹潘君璵至與司教張君天叙阮君柏鮑君濤肅然

協舉祀典命諸生弘淵弘温以徵記于益益也嘗聞幽明之
故矣出於集義則至大至剛浩然常存軋摩日月嘘吸陰陽
磊磊落落如龍變而鳳翥命之曰昭明昭明故其神不亡出
於不義則人非鬼責氣藹魄奪將蝸縮而蝟伏命之曰淫昏
淫昏故其鬼不神古先聖哲緝熙敬止雍雍肅肅亦臨亦保
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其次則忠臣義士精采赫奕震盪發天符合地貞
焄蒿悽愴如將見之故曰仍羽人於丹邱與泰初而爲隣其
在睢陽效忠天寶厲鬼殺賊若持左券豈繫氣數適合其昭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九 六
明使然也跡忠愍公之素履凜凜以古人自期睦于家孚于鄉誘迪于後進啟沃于經筵清介于蜀府先見于麓川所謂集義養氣要非一死以爲烈者故馬順之子怒罵奸逆逆黨褫魄緇素祈免視睢陽尤烜著而百餘年來縉紳大夫士曰道德曰氣節曰行誼曰文章合辭愛慕若哀其父兄親戚而道出祠下罔不瞻戀歔慨然有神遊八極之想屈子所謂超無爲而隣泰初其果僞誕不經也耶或曰伯有之厲非淫昏乎而亦莽爽如彼曰是奚足恠也安史亂而睢陽殞胡元盛而文山囚王馬橫而忠愍裂其禍至於夷夏易位邪正倒

置皆伯有之莽也險晦鬱結羣魑晝舞杲日一升百恠辟易公之昭明磅礴與睢陽文山俎豆百世而淫昏羣奸蕩爲埃風凡百君子鑒徃燭來可以思齊可以自省可以慨然得師矣昔韓昌黎於魏氏父子事以濟之節不屈祿山而逢能刻身以標白其先俱行應史法以勸善若忠愍公所遭視濟尤憐而叅政鈇當馬順之誅手刃其心以復父讐憲使鉞誓不與權奸同朝權奸誅始仕而叅議纘及邑尹詢倦倦表揚忠蹟徹天下耳目至于思州祚力舉祀典老而不勑視逢復奕葉有光焉於法皆率聯得書以爲世濟其義者勸

尚寶司卿劉君宗夏傳

正德己卯羣奸惑 聖聰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
歷徐揚抵南京下蘓州復沂江浮漢登大和大嶽且遍中土
繁麗衆情洶洶懼變大臣多阿之沮諫者勿上乃戊申翰林
舒國裳約汪子宿等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
亦入考功夏惟中儀制萬汝信大常陳惟濬連疏入己酉吏
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庚戌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
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入疏時大醫院醫士徐鏊劾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乃癸丑 命以黃鞏等六人下錦衣獄以舒

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乙卯下余廷瓚等獄同黃鞏
六人跪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
等十人亦進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梏拳跪五日時有金吾衛
指揮張英肉袒戟于胷以死諫數日天陰霾水溢內海子
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已乃請禮部禁一
槩言事又有叅劾各屬爲妄言者 天威遂不可霽乃戊午
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前各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餘罰
俸六月至四月己卯杖黃鞏等六人各五十發爲民徐鏊戊
邊杖林大輅周叙余廷瓚五十降三級餘杖四十降二級時

身居錄卷之三十一
卷之九
死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
照磨劉珪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崇德李
德卿詹敬之蓋十有一人云今

上嗣位召諸言事者復其官而死者追贈諭祭陰其子入太
學於是劉君宗夏贈尚寶司卿翰林撰文行河南布政司官
致祭于家予之再入翰林也其子元婁自太學生任南京光
祿署丞矣乃從詢其世系歷履以傳君諱校宗夏其字號南
深世爲許州鄆城人高祖順洪武丙子省元任禮科給事中
曾祖璣宣德丁未進士歷官福建鹽運使世有令聞祖鏗諱

星歷學任陰陽訓術父倫以善稱于鄉贈刑部主事母胡氏
封太安人太安人歸寧西華外翁家就小瑤坊而產有樹火
搖光之祥贈君夜夢神人以忠義進士懸于門訊而異之幼
而誠確童而務學弱而思以孝友信義自立鄉人有善者力
贊之不善者亦面斥之有感而化者太安人嚴肅善教子偶
不悅叩頭移時必得其權心乃起處弟棊朴無私藏服食器
用咸統于親一日家奴留牙筋一束于寢驚曰此離析之漸
也咎而出之正德庚午舉于鄉辛未第進士壬申授刑部主
事癸酉迎贈君就養至定州卒于旅次訃至星夜跣奔啟關

抱尸痛咽幾絕已而少獲視面目有途塵以舌潤而拭之
 衣衾棺槨乃請命扶柩以歸定州士夫弔而嘆之以為可方
 古孝子云服闋仍補刑部決獄欽欽不為上官改法上官雖
 不悅亦不能軒輊之會南巡疏上僚友屬藁元嬰年十一從
 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君朗
 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
 杖就斃矣仰天大呼以不及見老母為恨語不及他少頃顧
 元嬰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與爾母元嬰嘆天作苦聲裂
 目叱之曰你書雖不遠讀事君能致其身也知麼語畢而絕

配張氏封安人淑靜儉勤克相其夫其後教元嬰及諸孫遵
 迪咸稱夫之訓以訓蓋刑于之徵云 史臣曰自古立國以
 忠義為元氣

高祖帝誥天下首以君臣同游其言曰拾君之失樽君之過
 補君之缺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所以鼓天下之氣以鞏億
 萬載丕丕基其宏且遠乎夫諫行言聽身名俱全豈獨人臣
 之願亦 國家之福也碎其身而完其名猶足以報
 主恩而振士氣若挫節敗名以希寵偷生縱不自愛如宗社
 生靈何方逆彬煽毒禍出叵測而一時駢首就杖以不與為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一
耻 高廟泰陵棧樸之澤具可徵也然高位厚祿孰非豐水
之遺使與羣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于劾以貢諛豈元老
朋斥新進競顯蘭芷荃蕙乘時以化乎化以通變日諛日遁
以君令莫違為忠以喪元無裨於國為迂淺者以子幼避而
巧者以親在為解所謂流芳不磨果當在若輩耶若劉君宗
夏以忠憤自樹子幼而弗顧母老而弗擺呼吸顛沛間猶毅
然於致身之義其英氣凜凜是可以風矣故備而論之以愧
夫飾名而全身者

古菴子傳

古菴子姓毛名憲字式之自號古菴由正德辛未進士拜刑
科給事中上疏言事不合以病請去繼除兵科給事中遷禮
科右給事中復謝病歸今

上繼大統徵用名士以耳病致其事人敬之不以官稱稱之曰
古菴子云先世出河西以仕寓家武進曾大父智大父文明
皆業儒至父勣去為郡功曹終石窟巡檢以謹恕稱贈刑科
給事中古菴子淳謹莊重彊學不羣蚤歲以三禮為弟子師
矩矱斬斬弗渝及魁應天魁南宮遂擢言責日思振揚所學
恐愧古人以貽譏來世時內豎擅柄朝政日壞首請開言路

東坡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一
優忠且復劾大臣怙勢者數人及改兵科憂邊防廢弛條八
事以進曰設經畧曰慎戰守曰屯要害曰募士兵曰撫軍士
曰嚴勸懲曰重出師曰撫疲民北虜深入又陳十二策曰預
備兵馬曰防禦衝突曰選任將帥曰振作士氣曰嚴備薊北
曰議處遼東曰蓄積芻糧曰鞏衛京城曰密行間諜曰撫恤
邊方曰綏懷百姓曰慎固藩籬皆憂深慮遠咸見采用及災
異荐臻力陳民隱六事曰保治安振綱紀任老成正士風固
邦本修武備繼上六事曰恤困窮備蓄積惜人才崇節義重
風教寬刑獄比奉使荆湘見洪水湮沒民居極陳死徙瘡痍

之狀以忤

旨罰俸金不爲沮其請祀先儒陳澔及錄國初功勳道德節義
之後皆有闕風教至於諫甘肅之不可幸儲位之不可虛尤
舉朝未敢發者甘肅回 鑾頌幣臣遂抗疏力辭以歸敝衣
蔬食端坐一室取濂洛關閩諸儒異同會而通之前言徃行
善必書諸座隅與靜齋周道通皆患耳疾畫几作字以古道
相規切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祀楊龜山而下相師友于
常者簡郡士肄業延古菴與靜齋爲之師嘗語學者曰君子
之學須擺脫習氣著實踐履不可一事放過方是的确工夫

既不可拘迫安排又不宜因襲怠緩廼有實得學者翕然推尊之性至孝念父卒萬里外號慟屢絕捐其堂曰永思事母太孺人下養及塋無違禮歲時享祀齋戒沐浴儉然如生存晨必詣祠堂揖始退理家務歲大侵富家多閉糴獨以輕息貸人人德之爭先以償用是家益饒置義田以給三族設義學教之復建社倉社學以惠鄉閭救災恤患殮貧賑孀且有科級士君子過常州者必禮於其廬以質疑誡俗海內名流皆折節切磋之而古菴子不以自滿扁其齋曰三近自謂檢制二十餘年福性不能盡除或乘間竊發其勵志不懈如此

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七疾亟戒諸子詮誠訢諸諸孫中孚中和等俾力於爲善以不欺爲主禁無祈禱臨終沐浴整衣冠移就正寢目瞑以燭視其手了了不亂所著有諫垣奏草三卷古菴文集若干卷所編名臣奏議道南錄先賢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予友靜齋周道通亟稱古菴子篤志力行有古人之風及會于南都切磋學術異同無一語及升沉涼燠事予扶疾南歸以舟迎于白氏園中商確新得時欣然契合而先知後行內敬外義猶聞爲文義所縛將別握手曰吾請以母自欺爲要子其許我乎予

起拜曰兄得之矣卽知卽行卽敬卽義更何先後更何內外
古菴子亦欣然顧其門人曰吾守此三字符庶無忘嘉會嗚
呼士常患隨俗頽仰弗克卓然自樹及自樹矣又患弗克自
虛以來天下之善若古菴子之素履卓矣而好學下問疊疊
不倦固宜其造未艾也靜齋沒古菴子哭之悲且助石槨經
紀其家而相繼以殞非吾道之厄致然耶故爲之傳以慰學
者之思且以貽其孫子俾思引其先業云

龐德公入鹿門山圖贊

龐德公以清峻之操足跡義不入城府雖劉荆州招之狀

畝中竟不可致後遂携家深入鹿門山好事者至圖之以
傳然隆中卧龍德公所藻鑑士而終許先主驅馳則知者
當下一轉語詞曰

赤帝失刑青蛇兆蠶河决崆峒天柱中折我携我家我登我
山我採我藥爰獲我安咲彼荆州揖讓拯溺官祿之餌莫知
我戚世無先主龍卧草廬潛躍之闕尙審其樞

劉景肅先生像贊

飲濃涵華搜恠逐竒有緼不施以洩諸詩簡煩就曠憤邪攘
垢有闕不偶以迓諸酒雷電蕩譎雨雹紛披使其應敵如其

談棊菓卉環列魚鳥交舞使其理民如其易圃履變而融彌
老而峙博觀望族耆英有幾孰測于神競素于膚再拜德容
以式鄙夫

劉素菴彭孺人像贊

野服與與兮素位而行後已先人兮與物無爭勝友升堂兮
門多車馬通券在篋兮不窘發俸壽雖虧兮所遺者贏有子
振振兮將振厥聲昔古愚長史公之言曰尙古堂中第一孫
者其弗信於鄉評也耶

滌晨饋兮修瀨飫賓座兮簠盛勤紡績兮彌老不倦脫簪珥

兮濟人於傾課子聖賢兮不以公卿飲水之甘兮無羨三牲
昔祖姑鄧之言曰孫婦可以接我子孫必有報之者吾將拭
目以觀厥成矣

致菴劉州侯像贊

親有道兮如飴盡吾職兮不知疲留渠燧兮善類奠祖豆兮
遠夷雲津萬卷兮有子似之鳳巢千仞兮復來何時瞻德容
之髣髴兮聊以寄百世之思

愚直鄧翁崇觀像贊

性敏而嗜詩書家富而樂施予宗族饘粥割田以供其費鄰

里溝壑市棺以安其死肆冠服之自天方孫曾而統几吾嘗
登翁堂與以冠翁孫子喜其聰達而可議於道譏議而不爽
於禮蓋勉之以仁義裕後之方申之以天人相感之旨翁首
肯而弗違圖力追於暮齒尙時守而無倦庶以膺受於多祉
乎

永豐戒菴宗兄國寧行樂贊

思江之上古巷之右癯而好古有偉一叟兢兢戒懼是趨是
走挾策夷猶曰將以觀造化之紐家不逾一畝而若輕陶倚
力不勝匹雛而若啗賁黜願以誼通宗盟交締蘭偶期之以

玄境申之以白首神奪之年予將誰咎雖然藝種而種樹莠
而莠世趨其薄而獨取其厚百世之下其果誰富誰貧誰勇
誰怯誰天誰壽也耶

彭中像贊

貌癯而志頎頎居隘而室翼翼售在璞之珍別足猶勤銜伊
蒿之恤皓首不釋交游敦龐罔戒於翟廷尉之門而邱壑容
與時以從謝大傅之屐吾嘗登君之兩思覈君之六癖知冠
服之錫未足爲君榮而坦洞老仙天宮之數尙其于後有獲
乎

東軒董君所像贊并小序

樂安董氏多學于予予嘗再至沅坑聚講其先祠而東軒君以族長肅客於講學文田咸有高議爲之贊以範于后名聞兮流坑逸老兮東軒禮瞿瞿兮若朴言恂恂兮似溫其尙論學術懼輪轅之徒飾商確丈量異焚溺之獲殮家日貧而愈壯子雖逝而撫孫偕老大耄天錫以恩噫知而果行聞而果尊何必叔子之門

題先師陽明夫子遺像贈僕致昭

舜江濬祥禹穴炳靈良知一振羣耳咸醒接溫聽屬尙及儼

刑仁爲己任勿謂丹青

史孤蟾禪師贊

卧雲霧兮隱豹脫繒繳兮冥鴻束荆煮石兮誅茆倚松萬綠屏息兮孤月盈空憫羣蚋兮醞盎駕慈航兮仙宮茲其所以衍東吳靈曹之派而肇圖坪開山之宗

楊氏家祠具慶圖贊

陝之安慶楊生夢豸介馬生翊持巨圖以請其上則乃祖約正翁兄弟以壽錫冠服者四人其次則乃考當塗丞整兒弟以州幕以王官以太學生者凡十人其次則鄉進士夢豸

兄弟以廩庠以業儒者凡十有四人夢豸之言曰先君之繪是圖也將乞歸養以悅親也而臺憲獎其清勤父老鬱其惠澤竟賞志以沒而未展也悲夫先君之志也先君之悅親以睦族也合爲家會製爲誓文月朔一輪少長咸集勸善糾過助婚喪而周貧乏故舉族百餘口無告餒者無暴於鄉者無閔於有司者迄於今子姓承訓濟濟可觀矣而先君不及享于成也如得一言以光是圖是使孤得以美牆先君而免於戾其自吾祖而下寔寵嘉之予惻然哀生之孝思而思勗其終也爲叙其語而繫以贊之曰

維慶之義肇著于易何以致之曰善是積積善之方非自外襲良知良能明命有赫父老惟慈以引以翼子弟惟孝友是程是式仕者惟忠無負于國儒者惟謹信無忤于方策是曰善慶如耕而穫弗薦弗莠曷望夫稼穡咨爾楊氏冠裳奕奕三世一堂其樂孔碩天鑒方邇日懋厥德上對于先祠下垂無極

廬陵胡尹化之像贊

孰是夸毗信義芻狗獨秉其樸以孚于師友孰是措克貧儒魚肉獨敦其和以宜于鄉族故哦松湯溪而大僚器其能製

錦乳源而山氓謹其慎謂儀雲遠乃蹶霜軼遺像在堂式範
來胤維樸維和維後其濟之

廬陵胡友雙溪像贊

其志斷斷其容蹯蹯其禮儀有恪朴而能立貧而能約折節
青原若童子之求筮閉闔紫極若處子之在幕是以時歷二
紀脫俗而無玷壽升七表與古以相酬酢撫雙溪以交映耿
中流而自若吾將從集木臨谷而進之以鳶飛魚躍玩神化
以逍遙覺宇宙其寥廓庶曰年彌高而學彌樂乎

卷九終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十

文銘類

祭范文正公文

公以盛德直道爲有宋名臣第一流某幼承父師之訓卽知
向往不自意謫官南來獲從公筮仕之地顧年代旣遠履政
罔詳然卽其聘名儒以爲師而士興于學抗太守以讞獄而
民免于冤鬻乘馬以治行而吏化于廉是先憂後樂之志固
已素定而其推亳州令興化丞大理校理秘閣司諫議歷典
名郡經畧關陝之郊入贊樞府參大政之重弼

朝廷震蠻貊而俎豆萬世率此其發軔也夙夜自勵思與同官奉法守公率由

國家成憲俾庶士庶吏庶民翕然同歸于善以庶幾公之遺風而寸勇尺懦恐無所成公神在天尚克相之若逸欲縱肆以玷官箴其敢道公之罰蒞任之初潔誠以告邊豆非馨惟神其臨之

祭楊士鳴文

嗚呼長而無述紛以不死壯而有聞遂爾云亡豈斯文之或厄何天道之茫茫嗟嗟士鳴卓有遠猷既受學于大科復講

道于虔州指江神以自誓圖力追於前修協朱鳥而和鳴羗何恤羣羽之啾啾歲乙酉之嚴寒探禹穴以東游歷桐川而上南雍曰嚶鳴其可求發微言以相規兮指顏子以為的恐吾才之不竭兮將無愧於作聖之則佩藥石以夕惕兮遲秋風以翱翔胡夙疾之增劇兮遽捐館於觀光勞甘泉以遣訃慨友道之未亡長太息以掩涕望炎風而徬徨馳椒糈以朝奠愧官守而莫將指羅浮以延佇尙想見於精芒嗚呼尙饗

祭松澗謝憲副文

嗟嗟松澗出祖于庭其遂永歸耶呼天而問其孰謂可知耶

以君之潔已留銓勤勞闕省既遷遼左復移滇南曾不得一日以居要司而彼滑稽突梯竈媚蠅營顧巧宦而施施以君之不肆于家不虐于鄉麤衣糲食曾無華堂之貲而彼乘勢射利策肥衣輕反攘臂以相嗤謂天久之自定胡奄忽而不可追故識與不識無不佗僚而涕洟然畹蘭晦蕙灌溉不榮而菘菘蒺藜雖芟夷以日滋孔鸞丹鳳憔悴金闈而封豕長蛇紛驚然于山窟與水湄此造物者所不能齊也奚惆悵而獨悲嗟嗟松澗寧爲蒺藜而長存乎將爲蘭蕙而早痿寧爲鸞鳳而憔悴乎將爲蛇豕而莫之忸怩此匹夫匹婦明於觀

火胡薄俗之難醫惟惠迪從逆捷於影響乃唐虞之筮龜而學術不明比較於外物故吉凶殃慶徃徃而參差孰知夫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乃天下之真富貴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又何壽天之足推採松苓以爲豆抱淵泉而充卮儼冠裳而會哭耿中正以陳辭惟英爽之皎皎庶髣髴而聽之嗚呼尚饗

祭東溪姊夫文

昔先君之相攸歸伯姊于嘉溪曰徵江之循良在善慶以奚疑朴軒承以篤實益齋擴之以寬慈羗早發而遄凋將厚積

而宏施肆東溪之爽塏在孤筦而頴見聳羣構以鼠伏超多
士而鶚薦及捧檄以養母劓豪曹於劇縣紛貨流而刑肅民
夷爲之交奠審刻章以上聞謂羽儀於天衢胡忌者之濡滯
乃徊翔於南都旋遭訕以歸隱歛才略以自腴式堂構而播
穫若夏木之層敷覬豐亨之可久享胡福於黃髮驚秋梧之
同零俄號泣於酷罰豈鵠鳩之先鳴在衆芳而或歇邛邛鄆
之黃梁信夢幻之超忽嗚呼哀哉惟伯姊之淑善儼舉案以
相敬耿小星以逮下撫鳴鳩而興詠期偕老之不爽願身代
於危病胡禱祠之無効竟溘逝而不得命嗚呼哀哉惟至戚

之相許賴先師以津筏辨遺憂與遺樂將脂車以晨發披層
雲於九峰玩青原之皓月何羲和之不可弭望崦嵫而遽沒
嗚呼哀哉惟遺令之訓子尙在耳而若聞曰孝友以爲輿駕
謙恭而爲之轅冀督率於諸甥終服膺乎嘉言庶遺澤之不
涇儼百世而猶存嗚呼哀哉尙饗

奠元公濂溪先生文

於戲無極之真誰其闢之無欲之學誰其揭之自秦漢以來
性命橐籥不涉聲臭聖哲殼率不墮支離於以紹洙泗而開
伊洛則 公大有造於斯文也爰自春陵移家蓮峰詠歌先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
王饘粥不贍任懷用舍初無意必授受有臺堂弁有封廬嶽
以道德爭高九江與教化同流則是我邦之慶倍他邦也益
等賴天之福沐誨父師如夢而覺瞻戀流韻涉水登山莫解
縛於利名親師取友求聚樂於道義迨茲暮齒始酬夙願矢
將服膺無欲全歸無極以不失此生願公之不鄙而相之也
庭草尚翠池蓮欲吐初月生明薰風載道 神之格思敢貳
此心

莫徽國朱文公文

益自童年先大夫授以濂溪六君子贊慨然有景星喬嶽之

仰及升南宮列仕籍竊餘膏以自潤而繼往開來之緒判然
若不相屬也受教先覺始知反身以求而繭絲牛毛之間尚
若有未釋然者及攷晚年深悔定本之悟刊落枝葉收功一
原深有契乎玄天無言之脉然後知世之尊信尚醞糟粕而
棄其醇也往聚青原夢與同志聚講舉小成虛遠之旨以爲
勸戒寤而惕然曰此考亭公神明訓我也世之安於小成者
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故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驚於虛遠
者嚶嚶自銜而不察實病故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其能切磋
琢磨瑟僖赫喧以求大中至正者鮮矣晚景侵尋猛自怨艾

取善四方不違寧處出遊新安餘韻洋洋耆舊俊髦翕然砥
礪瞻紫陽之舊宮觀泮水之遺衣七斗鍾秀五溪滙清儼然
先生之臨乎上也采采蘋藻駿奔門墻謹陳所學而質焉惟
先生之靈不鄙而相之啟我同志以續遺休

祭憲伯龍池吳公文

昔束髮之初試兮辱忘年以相知匪通家之所好兮炳先見
於蒼龜暨桐川之謫宦兮隄正直而陳詞曰生芻以奠墓兮
遂遠道而參差蒙 優詔於成均兮獲翱翔於寥廓升名山
以怡神兮招良友而聚樂歷紫陽以入水西兮耿大猷之是

莫瞻南陵之密邇兮異君侯之可作蹇君侯之耿介兮指古
人以爲期斥菘菘而勿御兮紉椒蘭以充帟淹郡縣以偃蹇
兮輕寵辱而弗移市虎讐於雷霆兮茆簷娛於春暉比蜀盜
之猖獗兮耳捐生而赴之曰爲厲以殺賊兮猶揮霍於靈旗
皇延賞以世及兮俎豆百世而猶輝昔孔門之評士兮謂剛毅
爲近仁凜戒懼於須臾兮乃全歸於天真恙暮齒之請事兮
欲質所學而無因仰遺容之威靈兮尙髣髴於笑嘖澗斷水
兮蕭條山積雪兮嶙峋采芝兮山間擷藻兮澗濱儼神遊兮
八極尙俯鑒兮斯文

莫青田墓文

嗚呼真偽之辨聖門心學之大闕號爲士者舉能言之至於
舉趾發軔先辨只今毫釐千里類多浮泛只今精專潔淨則
卑以升高適以行遠日用酬酢三千三百無徃非帝則之真
純只今夾雜影射則卑適者安小成高遠者驚玄虛雖終身
勤勤瘁瘁猶是懸想冥行不免人爲之僞妄故穆穆敬止亦
陪亦保慥慥相顧庸庸言位育原于戒懼舜跖分于善利
古聖授受正脉不費辭說不籍測度不落枝節自 元公
淳公而后如 先生之默契獨斷超然羣淆者鮮矣滄溟浩

浩自一勺始泰華巍巍自一簣始此與自邇自卑異代同符
而易簡支離之爭遂爲來學口實然浮氣之悔去短之諭白
鹿聚講精神融液深中隱痼昭示無疆其天之相斯文乎某
也幼承嚴訓卽聞先立其大之旨比入仕版漸繆世態賴先
覺大呼以醒悔徃追來因循暮齒有志未成茲者江浙同志
舉冲玄之會陟降應天履綦可想瞻望鷺湖風韻未泯夙夜
切磋不敢以舊習浮說眩此一脉皆先生之賜也敬采蘋藻
祇薦松楸 金玉春容風露淒切尙鑒其誠克相厥終俾與
善類宿道向方毋玷于訓言

謂道鄉鄒忠公墓下奠文

倚正直之自天兮紛烝民之秉彜嗟外誘而內訌兮遂迷謬
其天機故士之尙友千載兮其與俗而相違至其闔然媚於
世者亦不免于愧方策而作師資審我公之耿介兮式見高
而心泰批逆鱗於宮壺兮乞尙方於章蔡寧蘭蕙而凋枯兮
弗忍敷榮於蕭艾歲昭平而翱翔兮仰鸞聲之噦噦肆家學
之有傳兮克灑澤於道南羗德厚而流光兮儼瓜戔於華簪
昔先公之仰高兮曰黃鍾與大呂嘆宗譜之無稽兮時同
風而延佇肆小子之述志兮知錢塘而通譜訂宗盟於十載

兮斬虔進於二簋蒙 優恩於南歸兮披薜蘿而興頽奠公
靈之陟降兮乞飛霞以容與

榮忠阡表

榮忠阡在江寧縣安德鄉梅山村之原何君孟循以工部主
事直諫死于位

皇上新政大賚忠義遣官諭祭贈尙寶司卿封父鐸如其官母
王妻狄皆封宜人而蔭子世守入冑監內外臣工祇若
德意鄉賢有祠表忠有坊廉直有專祭思節有碑鳳鳴有冊
而誅輓狀贊盈宅里墟墓之間世守自憲部陟判臨江彙而

錄之曰榮忠予遊匡廬出是錄讀之泣然悲竦然敬也廼以榮忠名其阡而表之以範于來世孟循自幼敦氣節寡言笑登第後陸大宰延爲子弟師抗顏以禮自重朝暮見未嘗輕出一語及選科道避而不出將除官亦不言所欲竟授營部叔父柱史鉞語年友王司馬士招曰吾姪筮仕初能自立如是吾宗其振嘻其剛矣荆南稅務利窟也往時抽分足原額卽輦羨餘入私橐故多坐不潔君鋤穢剔垢立窟奸胥減小商白金以下額而巨商風水耗折亦蠲之令商自覓自書發郡藏寄貯而護衛官校爲商害及豪勢越界匿稅悉止以法

竣歸自誓江神有兩袖清風蒲船明月之詠繼事者立碑于堂以思之嘻其潔矣逆彬枯寵煽惑誘

先帝南巡衆情洶洶懼變而祛者畏巧者避諛者導從于時翰林舒國裳約同官首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疏亦入者功戛于中儀制萬汝信大常陳惟濟連疏入諸司繼之

上怒下獄罰跪更厲訕謗之禁禍且叵測君與林以乘蔣子雲極論諸臣忠言無罪言路宜通不宜塞諫官宜宥不宜誅且請與諸言者同死遺書鄉友周子庚陳魯南託以慰老親治後事竟下獄榜掠罰跪五日廷杖五十踰二日而卒年甫

三十有四嘻其烈矣益嘗徵載籍采寰宇觀天人感召及古
今興廢安危盡爲三貪所壞曰貪位鑽刺乞墦登壑曰貪利
奪攘溢隧盈壑曰貪生軟佞撓棟覆餗貪貪相引浸薰蠱惑
至于摧士氣而瘁民生誤君父而蹶宗社得孟循百餘輩布
在庶位世道其永賴而弗獲對于羣望悲夫然鄙夫儉人快
欲一旦貽玷千古如虺蜴鬼域世爭嗤之子孫且羞以爲祖
而剛正廉潔忠烈之風若威鸞祥麟拭目洗耳準四海歷百
世不啻父兄姻戚然其孰榮孰辱三尺童子辨之矣孟循儻
衆美而曰榮忠志其重也後之過阡下者其尙察於榮辱之

真乎君諱遵孟循其字別號味淡子先世姑蘇之吳江人
國初文廣始以富民占籍江寧文廣生澄澄生瑄瑄生鐸及
鉞鉞以柱史歷常德守耿直骯髒不諧于時有世範焉方君
之卒也垂白在堂世守方九齡而狄孺人忍死以給俯仰克
振其後女三人皆爲士者妻教孫應謙應豫應某以正如教
其子無媿 制詞栢舟象服之褒而世守廉勤自勵宜於士
民矚然爲當路旌獎以光官箴天之所以佑忠而遺榮者其
尙延賞未艾乎君卒以正德己卯四月十九日塋以其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表石之立以嘉靖丁未某月某日

明贈文林郎西疇周君封大孺人劉氏合葬墓志銘

給事中周子怡成嘉靖庚戌進士授順德府推官以績最贈
考西疇如其官而封母劉爲大孺人比入吏科以言事件
旨廷杖下錦衣獄與富平楊御史爵太和劉郎中魁朝夕問學
歷顛沛不輟而母劉口授書旨稱先人遺訓以勵其忠乃丁
未十一月四日漏下三鼓傳 恩命許三臣自便怡疾趨南
奔至家則母劉氏病二旬彌留矣母撫怡喜甚曰吾以汝爲
不可復見矣天放汝恤我也汝無忘

朝廷大恩須以身報之又十有三日乃卒君子曰是何祥也

五年而繫何淹也一夕而釋何速也天道其佑善乎

聖主其恤忠乎周氏慈孝其格幽明乎怡忍死襄事啟贈君之
藏而合焉以嘗受學于予也遣從弟儵走安成以微言贈君
諱本秀字宗實世居寧國之太平曾大父德夫父全世隱于
農畝幼而剛方能以義自立家貧躬耕以給饗殮以待湯藥
而孺人茹苦服惡井曰紡績鷄鳴至夜深乃息凡饗祀慶賻
人不知其窶也居鄉與物無競鄉有爭訟多就之平持正不
少撓姻或有迂於族必杜門自訟族以急告輒誦文正公義
田事以見志及怡廩稍優免必以均族人嘗育族孤女撫教

擇配如已出正德末疫癘甚熾闔門皆危屹然扶護晝夜不
就寢危者咸瘡而身亦無恙人以庾袞擬之別號西疇由由
然與農牧漁樵偕若無與於世者獨孳孳訓子不遠千里俾親
良師友無靳費時舉古忠孝廉節以爲標準贈君沒孺人督
怡及恪以學督怵以家政比迎養順德聞鞭笞呼號聲廢食
不樂溫言告戒俾無冤獄順德當孔道奔走靡鹽內防肅然
沙河令以公廨寂寥饋金助給以買薪價反其餘固辭弗納
曰俟兒歸面致之怡列言官懼得罪貽憂從容以請則應之
曰盡職而被罪不失爲顯親若不職獲榮吾深耻之及在獄

日久郡邑間有致助率以義自將不苟受甲辰乙巳大饑斗
米幾二錢憫宗親餒乏自率家衆啖黃豆節縮餘資買谷分
給之稟稟有古烈士之風子男三長卽司諫怡次怵次恪邑
庠生孫男五可貴可學可教可錄天恩女四俱幼贈君之塋
在辛卯十月丁酉其合也以己酉二月己未墓在所居之里
曰冷水塘曹冲口某山某向銘曰孰謂靈芝無根孰謂醴泉
無源至和融液而嘉生以蕃侃侃司諫叩于

帝闡維楊維劉耿耿如璫含其百牢而味是熊蹯厥亦基諸西
疇夙賁邱園爰有慈訓比德而惇以闡其塗以探其奧而肅

其樊維天祐之式慰倚門維 聖主卹之夜半湛恩維惇史
銘之用範于來昆

明故四川副使雲泉吳君墓碑

嘉靖癸丑九月朔新淦雲泉吳君以四川副使卒于家貧無
以爲喪具遺命鬻宅以償所貸門弟子蕭克良朱洛等咸來
紀後事而年友念菴羅子洪先往哭之哀爲卜其兆曰欽風
鄉大塘山丙向期得五月己丑以葬復序其世代官行以銘
且介其孤胤祥徵言于墓碑曰雲泉侃侃勁節不愧古人宜
不愛評品爲世道計益聞諸父老江西人有性氣以忠義益

節相淬礪故犯雷霆搏豺狼輕九死不悔宦轍所歷徃徃誦
口碑而照汗青其仕而歸者畏忌清議以厚藏爲深耻邇來
漸裂典刑矣龍斷以罔諧價以遷而喘喞以留甚者溷鄉里
閔有司軒軒爲得策而操行直躬養高食貧顧以迂腐蒙擯
詬雲泉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人莫撓其鋒所至
風裁凜凜於 國朝故實各臣世次地理阨塞博研精覈嘗
嘆曰沿海四十餘郡監司守令漁獵以殘其民沿邊三千餘
里將帥盤窟以饑其軍曲突失策爛額且燼未幾達虜倭寇
果如所慮使得膺寄受托嶽立虎躍矐然一洗愛錢怕死之

痼卽考槃澗阿亦足以廉貪立懦而溘然爲古人世道將奚
賴豈骯髒者天亦忌之耶抑厭濁隘而反其真耶悲夫悲夫
雲泉諱達字近光初升進士主武選事例入內查黃閤人與
武官表裏以籍繁浩恣奸病君入舉 內令序坐閤人驚其
練達會校尉竊籍被執詞連諸閤諸閤走尙書所丐免宿弊
頓革以便養改南京職方守備魏國公與尙書爭道執隸以
去君爲謀曰中軍營鼓手舊規聽兵部調遣諸衙門不得擅
役尙書發其事魏國果屈一應衫役還操者數千人然以是
啣君君卽疏其骯法害民狀

詔罷守備而以他侯代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
耳同列咸危之君不爲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決密遣人脫囚
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妻果
出各衙門印信于榻下獄遂成比陟車駕員外郎郎中令兵
馬司定諸馬快船頭以貧富爲籍有陳某者恃貲干公卿避
役不能得走至京師賂閣以

特旨免陳吐舌曰動 朝廷易撼吳郎中難至於定江淮衛水
夫解銀會計進鮮船隻革會同官員清官銀加耗至今以爲
例督修南京 殿工成加俸一級銓曹將超擢之以忌者薦

守劇郡遂守興化携二僮至官囊篋不緘每延客卧内客見其寒素無敢以私干卽柱史行事過刻面諍不少屈俗素健訟聽決如流頃刻數十事各中情實郡中惡小速訟或投溫火燒人屋攫財密謀姓名寘諸法訟以衰息時入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精鑿若休暇無事其鞫失肋之囚正殺妻之誣人以爲神嘗病旱民請祠山中神聖君君與神約雨七日不效竟焚其偶雨乃踵至民莫敢請幻南北兩洋水利爲豪民所闕遂建石堤於章漁港別爲東山石澗以時潴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涵洞刻石紀成屬良民守之慨然

以萬計有異麥穎禾之祥置義塚以收棄骼杜蕃舶以卻海寇比兵備于蜀郡民追號不忍別其蒞遠州馭吏治兵各有條次商旅往來關市分毫無所取有司供帳痛革之日省數金會與柱史忤以母老拂衣竟歸歸而母曾宜人病癱躬調藥石額天以求愈比没年九十有一矣猶哀毀不已弟適客死杭州奔喪以歸少從兄遷學敬之如父比没奔走卜地竟以至疾間居十二年當道數論薦視之泊如也部使問遣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惟二蒼頭給待遇佳山水登臨竟日忘歸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

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故君之存人多畏之比卒無
不涕泣悼惜者所著有雲泉集藏于家吳之先世居縉雲自
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新淦之清沂有爲澤潞同知者曾祖咸
濟祖春阜不仕而父昌以鄉薦知穀城縣以子貴贈如其官
母魯氏封大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內行子男一胤祥邑庠
生女一適蕭克恭年二十五誓不再適蓋義方之訓云

益嘗與雲泉聚青原佇立待月橋上雲影泉光相盪也笑語
君曰雲住天心閒泉流澗口忙君將爲閒耶忙耶抑閒忙之
間耶君笑而不言念菴旁贊之曰此策問亦當答方期與君

切偲之而遽棄我去矣嗟嗟雲泉萬夫之特惠而好我期又
三德人之云亡鄉失典則稽德範俗過者其尙式之

太學生彭生體乾墓志

古亦有云天視天聽罔不在民天之非一顏也而獨慟爲
不幸則彼蔑學而未天將不爲幸而免耶民之無後非一伯
道也而獨咎于天則彼圯類敗倫而蕃其胤者將得爲天道
有知耶昔之達者足已則矣而猶有尊足者存試以尊足推
之則尊生尊後可例也以尊生尊後推之則彼賤生而賤後
其亦可例也

東湖序表

昔在隆古之盛漢廣游女以禮自防而免置武夫猶為公侯
 干城教之替也敬巫重祠逐末射利往往以驕悍縱誕陪姓
 而圯緒 聖作物觀展典沛宛極之敷言皇皇典謨凡厥民
 工互相飭檢肆茲東湖植德迓庥不言而躬行含光渾世歸
 全化工刑于閭閻式永世澤其家慶磅礴抑氣化薰蒸耶夫
 寵利亦難居矣士君子秉鈞當軸弗圖翊

主德靖

國步顧簾弄威福招權奔競而縱寶貨視東湖孰涇渭哉

戶科都給事中龍山張公墓表

益幼侍先大夫獲聞 孝廟以恭儉鑿成憲任黃耇開言路
 一時臺諫志伸公卿歛避往往有憂盛世之風在昔止輦受
 言而痛哭前席腹誅受戮則諂諛取容貞觀納諫而十漸優
 禮及立仗見斥無復有鳴朝陽者以古準今殷鑒匪異也若
 龍山公危言無忌多所采用而終以停徵內帑積布及薦舉
 大臣被罰閱世者可以感矣益判廣德謁大吏于松以年家
 子受公之愛慨然于懷也 憬與愧入大學持玉峯朱大宰銘
 以徵言墓道因表之以告觀者

長庚山楊氏阡表

古有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好讓惡淫天地鬼神不能違古之累仁積誼身康強而子孫逢吉是爲三極不貳之矩淺中狹量速於責償甫勤畚菑而望坻京矧茂明命叢衆怨種禔而期嘉穀耶楊氏世服薦蓑而食其報衆歸其厚神吉其藏尙與古不爽惟大史二難孜孜師友之訓鑒于世懿而罔滅裂之厚蓄善售訓語猶新所以永錫不匱以光長庚之阡與瀧岡不朽其尙有在

衡山太學生善士楊克復墓表

予游祝融石鼓與克復處彌月嘗爲題善士卷及蘭臺旌孝冊祝之以尙友錫類之學意欲復聚月巖商略新功而溘然不可作然跡其所樹亦鬱然可表矣世之顯黼黻躡耆耄亦不乏也卽使信如犬縮如蝸娟如蟻螯如蝎螫如蠅人之評善利香穢也將謂斯何故能者積善以自厚天弗能薄也不能者毀善以自薄天弗能厚也衡嶽四方之望覽者摩娑斯石而省其度焉其可以洞然於天人之會乎

餘姚心漁錢翁墓表

益嘗侍先師謂大禹廟塵几蕭然及歷南鎮祠則牲肥酒旨

香火煌煌因嘆俗態趨向之乖先師笑曰古今學術何以異於是于時同游謹然有省使心漁翁朶頤羊鼎而舍靈龜則將督子祿仕而焉能以承文命一脉之緒乎世之父若兄未必貧也卽貧未必瞽也其於迺子以正勢甚順也翁能爲其逆且難克開厥后而順且易者或以作偏而階厲人之氣量相懸也奚直露鶴與角鴟耶

贈南京刑部郎中芹泉張君墓表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極則其精神命脉惻怛具純親父子肅君臣別夫婦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命之曰仁體彼已之子

敗類圮彝自絕其生機視佞者詭辭設辨惑世罔衆則亂苗亂朱孰切憂世之鑑跡芹泉贈君之識度與所樹立加人一等矣使裨身者咸若是則必不忍紿愚苦怯而閨門族黨以達鄉閭有弗若乎使迺子者咸若是則必不忍誤國殃民而郡邑藩臬以升朝著有弗孚乎

從兄泰墓表

益嘗稽于古訓徵于世族祖先忠孝勤儉乃克成立暨其子孫不知稼穡艱難頑率奢傲遂蹈于覆墜升天燎毛之喻恒與吾兄泰深慨之當靖齋公倡義保障家族鼎盛矣及樂山

公贅于王氏得兩脫遠徙乃掃墓即創室廬僅存一綫之緒
比三節煢煢時諸孤咸未立抑寧知有今日也肆大夫以位
顯而叔父復以賞阜公無橫役鄉無外侮方圖與兄戰兢自
勵以承先休貽後範而兄遽棄予徃矣痛楚復何言兄之訓
遜曰人生天壤間卽不能爲善雖歷百寒暑孰謂之壽卽能
修身謹行死且不朽吾年五十不爲夭但生平未能寡過汝
可勉力以蓋吾愆惟謙惟默可以保身惟儉惟和可以持家
無逆天道無干國法無取怨鄉閭吾其欣然見吾祖考于九
原噫種木維蔭種禾維飽種德維永兄之訓也豈獨在其子

孫將百世當服膺之故忍哀彙次表之于墓上

甘泉山葛母阡表

嘗讀宋史至惇京檜侂之際未嘗不反覆慨嘆於斯文云分
司老於滄江宗丞尼於新政未可謂遇也崇政說書元老交
薦庶曰逸民之選乎而汲引不足以勝萋菲蔡京柄權元祐
學術爲世大禁秦檜惡沮私議復禁專門之學中間如何若
張震附奸和愿藉爲捷徑鄭丙陳賈文致鉤距密授秘術亦
何足齒而蘓氏以文名乃樹黨爭勝文仲以伉直名亦爲浮
薄所誘獨尹氏老母力教其子以守師說善養祿養訓至爲萬

世鐘鼎豈天聰天明超然羣公石乎媚嫉萌則龍變虺矣聞
見雜則市成虎矣趨勢競寵生則犬吠堯鳶嚇鵠矣世道將
何賴焉道也者官天地宰萬物者也學也者將以膺天衷翊
民極徙義改過以納于軌也而用爲訾禁則將不道不學然
後快茲多口乎嗟嗟葛母其亦可以風矣

象山毅齋王侍御墓表

益幼侍先大夫側獲聞泰陵之世任耆舊優臺諫綏卹民隱
而涵養士氣一時臣工罔不灑濯以自樹立故雖權璫怙權
煽毒沸如鼎鑊而寧喪其元寧在溝壑侃侃不忍負

宗社謂械櫟之化非耶公長身修髯方毅凝定學有本源故
進退利害斬斬不少動使前不遭逆瑾必大展後不尼于璟
亦當復起而豐才嗇施輿議以爲居然孤身而信于後嗣松
挺蘭茁日新未艾進節義以道德融氣習以問學所以暢世
休以顯于昭代鬼神其相之矣後有攷德閱世慶以占天道
寧無慨于斯文

封御史潔菴胡公墓表

夫圖不朽者在于身圖親不朽者在于子予與胡子壽之孰
矣天地有形皆壞郿之金塢漳之銅雀石之金谷平泉之木

石峴山之碑清濁異狀率同歸于朽惟道義無形則無壞無
朽是故不待財而富不待壽而尊不賴名譽而昭昭然揭日
月也君子幽探而玄覽故去彼取此以予觀于潔菴翁之任
真砥行與胡子之守身事親其可以不朽已乎鋤耰箕箒父
母且病之而翁事繼母殷如所生卽嚴厲罔迕終迄底豫享
壽祉鄉評無間言以此愛親其有弗竭乎墻間醉飽嚼嚙趨
起視警效爲前卻而翁耿介自樹有過輒面斥爭而相質者
據是非立剖卽義可爲雖害罔避忌以此宅躬其有弗剛乎
錐刀競利隣且爲壑或捐數斛麥一束布矚然自銜而翁耻

封廬思以愛物過孤笑輒周給然不以語人恒曰昭昭爲善
不免微人知冥冥爲善乃對越天心以此濟衆其有弗真乎
逆濠之變乘朱佩蒼者崩角稽首而翁以一布倡義矢衆
樹幟立寨撲其徵兵之焰洶洶者咸安堵以此徇國其有弗
忠乎華林之胡望宗也居黃臺者以華亭令端常顯居車塘
者以祭酒季安顯翁憤先烈久湮勵志廸子姓仲兄虎尉于
浙携榼從浙士游旣歸校試屈同列翁猶歛然聞魏師顏氏
傳陽明公良知之學亟命植師之曰吾聞顯親者在道義不
在青紫此千古正脉爾其私淑母自滿以此貽謀其有弗毅

乎胡子成進士立臺端敷歷中外所與游率海內豪杰而章
往範來乃骯髀從朽人託不朽至曰巖穴隱行庶附有道而
信以此報親其有弗擇乎世之相啗以賄相誣以勢至於戾
親負君以陪其後胤而玷先澤聞胡氏父子之風亦可以惕
然立矣

彭子閻墓銘

昔陽明夫子倡道于虔四方豪傑咸集益趨而受學焉其後
宅憂會稽信從者愈衆一時聲應氣求私淑而與吉郡視四
方爲勝而安福視吉郡爲勝然頽仰三十年相繼云亡若憲

副劉印山秉鑑邑尹王天民瞿甫試于政而未展若劉德芳
醮劉子和周則文則武劉原理瓊治李畏夫儼皆未試早沒
而王孔橋仰復沒于旅邸造物者於善類胡成之難而奪之
速也若彭子閻勉愉其北里之可悲者乎彼已之子播惡敗
度衆胥顛曷喪而氣燭日薰如烈火乃如之人檢躬砥行世
所歆祝而顧與秋葉同萎此於人情甚紕繆而天乃安之耶
然顏天蹶永夷餓景富果孰完其天則不待壽而榮不待年
而壽天其監之矣而奚以悲爲

明故太學生無錫鄒君邦輔墓表

身居錄卷之三十一
卷之一
二十三
古語有之千尋之松其下爲苓又其下爲珀膏液浸漬其積使然也我忠公以直節望天下而華莊龍涇相傳十四五世矣纘芳襲碩引引弗替豈神佑忠貞而俾其熾乎抑里擇仁讓而享其休乎無亦飭躬礪行弗忍以侈繆辱其先也予嘗與宗盟劇論喬木之義曰孝弟者其元氣也廢則蠹生詩禮者其雨露也廢則曠傷良師勝友者其樊垣也廢則牛羊牧邦輔率子姓羅拜曰小子識之是忠公復生而覆燾吾宗也嗟嗟言猶在耳而君遽成異代已乎爰志予哀采狀而表之用以告于式墓門者

高母周氏墓誌銘

予始構東郭山房以學高生于文劉生瓊治皆與焉及西游武功高生偕其兄于直裹糧而餽之其後入京師復自松執別于虎邱之上視其志欣欣然予歸自南都之四年高生有母之喪持其從兄楷狀以來問銘察其色皇皇然明年乙未冬十月十六日奉塋于油草塘之原復託劉生以述之讀其辭惻惻然其辭曰大君子不輕於銘人之墓非愛於言也懼失實也如其實將借之以徇天下奚言之愛乎先母幼不好逸兀兀績紡惟布素蔬糲無求于華靡及歸家君困塲屋者

四十年始得一捷其間備嘗艱阨無幾微見詞色及從判于松松富壤也未嘗一言爲子女玉帛計績紡蔬布不愆于素其侍先祖母萬疾親爲藥食經年忘倦繼祖母李忸其謹厚不見禮亦慎奉養李歿家務董于嫂氏飲食服御惟其意略不與校故能合四世百口之家其訓不肖兄弟謹言慎行無少驕縱待臧獲不聞有鞭笞人有饑寒困苦涕泣分飲食世所奉承豪勢恬然不介意也年七十有五無疾而終髮無一白者蓋其性樸魯遲鈍無所揀擇夫 行之而不知也不肖聞教久矣大孝之方無假文辭然有善弗發怒然不自安故

冒而乞銘以圖不朽如有相欺其麾諸門墻以爲誣親者戒予重傷其情爲誌而銘之誌曰母周姓與高同里父諱公皿與兄福清學諭以詩文交薦紳里中稱爲善人通判君諱駟蒞官有聲其夫諱綺以寬和躋大耄世系見禮部侍郎顧公誌中子男四于直于文于寬于泰女二適王絃劉渾孫男七汝河汝浩汝浴汝淮汝激汝渭汝洙女五銘曰陰教之肅陽德迺亨彼其弗肅斃我典刑有兢于家家用不寧有養于官官用失其成就若樸魯不拂其真寧樸母環爰采斯銘用範于昭匪直闡于冥

兵科給事中劉君墓表

嗚呼此吾友石峯劉君持美之墓劉系出長沙定王安成在漢領長沙國王子思侯分圭茅以爲湯沐邑傳序嬋媯入國朝學士忠愍公以義舉興繕銀艾通禁籍族望敷敷有聞君諱禔字持美幼雋爽習見其世侃侃自將志不落先植父南山翁散朗負奇節有知人之鑑每異視君館粲名師儒及羣從穎啟者日夜相澡礪弘治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未第進士試政天官卿時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磬磬無莫居家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

陽總漕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蓋默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闕員遂奏補兵科踰月以才幹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 詔按獄嶺南初獄起時相賊殺百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以爲言乞簡風力近臣覆覈之衆率蹙縮而持美毅然不自避或危之曰吾奉

天子命以櫛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紛紛者誰能恤之竟讞其實以 聞癸酉馳傳歸爲南山翁壽疾遂作噎嚥中猶咄咄道公家事竟至不起得年甫四十有三持美貌充而氣宏喜談論臧否人物揆事變成毀率粲然傾其坐人交際溥而有

甄別與尙已處握手出肺腑至不可意者或面折之刺刺不
自休居恒事南山翁及母氏周周旋無違志壬申之春守益
歸侍易齋大夫疾持美午夜過別從容言曰吾家世忠孝父
兄有耳言嘗受教于大夫矣吾以言爲責不能隨波全軀以
速官謗顧念親老終鮮兄弟稚子弘教弘政輩無以養旦夕
請于大人吾亦欲歸耳蓋諮報間而有嶺南之行卒賁志以
沒吾少讀太史公伯夷傳未嘗不三復疑之以爲天人之際
惠迪從逆顧黜闇不可詰以持美之志且材業得居耳目要
地蓋有顯道焉而竟奪之年孰謂之天可誣耶雖然世之嗟

咿突梯連組交綬皤皤而蒙詬厲者其於天壽將且誰屬也
約其年而後其名不羸其躬以昌其後昆天之報施善人其
果終誣乎諸孤奉翁命卜吉于澈源魚山之陽從兄淮陽守
祥誌之年友王太史思爲之銘而墓道之石間以屬余余無
以加也則評隲其最攬涕而書之以慰翁之思以詔于世世
且使過者有所式焉

故海州守劉君墓志銘

正德壬申秋八月壬寅奉訓大夫知海州事安成劉君景修
卒于官其孤邦采匍匐自家往扶襯以歸越明年冬十二月

某甲子卜宅兆于某山之陽先期使使者授其舅氏鄉進士
王君振和狀求余銘納諸壙從治命也家君與君同舉于鄉
余計偕上京師以故人子拜君於舟次周旋將期月君寔命
之其忍辭乃叙而誌之君諱戡景修其字別號審軒姓劉氏
世居邑南之三舍爲望族 國朝纓綬日蕃尙書公紹和受
知 憲廟而諭德景元先生以文名伏一世獨君之大父濟
霖父彥極咸不仕又在童年先後失怙恃君性爽愜恒頽頽
自奮劬經勤史思以儒業亢先烈稍長從諭德先生游時負
篋者屨滿戶外課試輒角出其上先生深器之屬偃蹇不得

舉未嘗自恕更刻厲至廢寢食以引治乙卯領鄉書又連上
春官不偶正德辛未例銓次君慨然曰官無崇卑顧視所自
立冢宰楊公試而竒之寘首選得拜官知海州會時大侵人
休兵戎君下車以其間曠地募民更佃且資所缺民咸奔走
之夙夜飭兵政繕樓櫓浚隍塹密授方畧迎獲賊黨陳政等
州民賴以無虞御史黃公署其考有愛民守已之褒凡增墾
田六十五頃戶六百口萬有六千有竒旣嬰疾猶扶億視事
不輟至易簣年六十君韻宇闊畧有直氣伯兄景淵蚤世
撫其孤如子食指繁舊第不足容創別墅携二姪居之處鄉

東原徐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一
族有恩交際無鈎距以故人多德之娶王氏有內行振和女
兄也子男一卽邦采邑庠生女一適郡庠生蕭恕邦采戲而
文君嘗曰吾躬不羸殆將啟吾宗乎繫以銘曰荆之璞兮孰
云非玉遲而售兮克繅一就有毀不追兮余將尤誰尙輝其
岡兮後祀之慶

贈監察御史前訓導徐君合塋墓志銘

自周衰教民之具闕畧郡邑之柄其化者無一命之寄而所
求于士亦未聞書其德行道藝而糾其過惡也廣府鉅縣息
偃在牀起探賓興報屈指默計可入某格矣荒僻之陬慘慘

劬勞如課子姓而不能成成矣而秩滿不能待卒落莫以老
嗜其異矣攷於朴軒徐君之事深有感焉君諱旭字啟東宣
城涇人自幼端重儼然有成人之度比入邑庠益博學自飾
事父本饒翁以孝居母黃孺人喪無違禮質疑考業者相踵
董僉憲綱中丞傑皆出講下自邑大夫博士折節推賞謂陟
顯仕樹勳名矣及紳鄉書上南宮顧入乙榜拜隆慶學正隆
慶介在沙漠重以師旅之困君與李州守竒毅然以揀衰敝
爲任試生徒高下而督之改課說書晝夜有定規長者導以
引進後學幼者勉以隆師親友有不孝其親不弟其長不睦

其族者必逆斥之諸生始翕然知齊魯之教又協修文廟及于齋廡號房甲於闕外凡七年以外艱去攀送者直至京師除服改德州三年教之如隆慶以抗御史爲所啗凡九十人入試不錄一人秩滿當左官隆慶之第者辛禮孟全疏陳君律已教人鑿鑿有成效如禮等宜得爲之績吏部以例格之竟授錢塘訓導俯首就官八年不渝其初嘗主河南試有介同事者以私請厲聲叱之曰吾與君生平讀書欲作何等事功今乃敢爾縱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乎鎖院首榜其名黜之有御史以同年巡鹽課相得甚權富商日候顏色竟

不假一言御史察之嘆曰世有廉介謹飭如吾啟東者乎移文提學廣其學之士君執不可曰杭之三學首府次仁和次錢塘士之數如之茲舉也異其常人謂斯何卒均之年六十四以成化乙巳六月二十九日卒于位藩臬交口痛惜以爲未盡其才也舟歸渡金山中流柁折舉家伏柩以哭俄西風作怒艤蘆葦嗚呼君之行鬼神知之矣娶余氏執婦禮甚篤善則相將未善則從容以諷有朋友之義人以是卜君之刑于家也子四長中次和次心次冠冠由鄉薦歷教清豐浮梁知都昌餘干事以才能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考績贈君如

其官而妣爲孺人踰年出守吾吉廡靖不擾以光君之世範
間走書山中曰先考妣之棄諸孤也不肖奉塋于本里之竹
莆東岡三十八年矣顧志銘未備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立
言君子爲徐氏不朽之光嗟乎以某之拙訥也其何以對侯
之望辭不得命爲按狀志之而系以銘銘曰嗟俗尙之歟隘
兮侈高位而訾卑惟絜行以量位兮繫先民之成規負乘以
叢憂兮孰與抱關而自怡猗朴軒之耿介兮胡僕僕于四方
車堅而馬良兮雖弗載其奚傷鎮干之英兮賁此東岡後有
攷德兮允矣不亡

北山劉封君墓志銘

劉氏出晋安成太守遐至宋龍雲先生弁益顯國初仕節翁
始徙浮山富而好施有子曰貴良修文行植松竹梅以自友
孫曰拱政剛介好讀書以冢子秩貴封刑部員外郎君之王
大父大父也君諱穉字幼立別號北山儀容偉然議論慷慨
進退有規矍常從伯兄學于京師亟爲彭文憲公所賞比
入邑庠譁然有聲稱而偃蹇場屋君不以自恕窮寒暑益奮
旣連遭內外喪遂息意進取曰學豈爲科舉設哉進不得用
於天下退可以行於庭戶里閭之間於是齊家政篤教子弟

身厚錄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而從子浙江僉事藍大興尹子明先後登第家子子厲亦舉
進士宰折之嘉善三年以廉能旌封君如其官入爲御史蒙
恩例改君如其服 制詞有累世名家一鄉善士停行孝弟博
涉經史之褒君益自貴愛以荷寵恩足跡二十年不入城郭
有司正鄉飲大賓之禮敦請始一徃日與叔兄封大興尹程
以詩酒相娛樂撫仲兄穉之孤經紀嫁娶不問其償歲時過
逢鄉黨周旋浹洽或有過惡輒面責之而以曲直求質必委
曲開導無不帖帖以去將終召其子子謙子傑孫汝輅汝輻
等誨之曰吾少受父兄師友之教無能用於世而立身大節

不敢有虧汝等以士爲業幸而見用當以古人爲法以閭里
宗族爲念縱不能爲之利慎母爲之害時正德辛巳八月十
日也享年七十有四娶李氏封孺人先君一年卒從子都御
史孟爲之銘稱其娠賢趾慶于宗有焯而子婦孫曾具載于
石矣諸孤復萃君之羣行累然來徵銘憶侍先易齋大夫獲
聞前輩典刑蹇蹇有當官之志不敢肥其室家而其父兄子
弟率瞿瞿禮法中不閔有司不撓比隣故文獻章於東南邇
來巖鼠益益豺狼衢路是重吾安成之耻也跡北山父子之
間其尚有古之餘韻乎是宜得銘銘曰

倬矣浮山桓桓御史爰有佳父以成佳子何以攷德天語在耳惇行孝悌名家善士頽流日決古道莫砥史氏有詞以憲來祀

封翰林院編修前分宜縣典史應翁墓志銘

閭胥黨正之教廢士爭修其言以逐世資而所謂六德六行不復賓興于王廷天下靡然以詞藝相雄長而不自檢於子臣弟友之則故俗漓而政圯吾嘗博觀于時思求好古之士以爲世楷式庶幾有聞風而起者台之仙居有篤行君子曰慎齋應翁以忠信孝友洗濯其身孚于宗族閭里以達于民

而淑其子孫年八十四而不爽其度以終嗚呼是亦可以立懦矣翁諱昌字克盛甫晬而孤鞠于母氏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卽務爲躬行爲吏藩司盥手奉公不以利自汙嘗走京師白母之節得旌表其間有日者言母壽當盡卽截日斷酒肉異自罰苦以延親齡徒步走至徐血趾而後登舟比抵台聞兄雲病疫乘夜走山谷百餘里穿虎豹羣以歸日焚香視藥物凡再越月兄愈而後卽安比尉分宜俸入雖薄盡移以養母及贍兄姪與族之貧者自奉惟敝衣糲飯晏如也蒞官勤敏毅然無所撓理滯獄督逋賦治賊吏豪民凡十餘事上下

東原翁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三
翕然稱之袁之四邑丞簿尉自 國初百五十年惟翁列名
宦中三年 朝覲上疏乞致仕以養至徐聞訃五日不食比
歸亦如之比塋廬于墓得痲疾衆強以還終禫制寢苦不入
室時年六十餘矣每遇二親忌衰麻號擗竟日不食及八十
時家衆扣首以請始進一餐家計甚困極力營大宗祀以祀
先及建考妣墳庵二所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俗貧
者例質物以俟有秋每來告卽舉以假之雖衣被鞞袍無所
靳里中吳氏子客死于京躬爲殯之又力還其喪畧無冀報
意其誨二子良賓率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義處則召而

戒之曰吾少孤不以儒發身汝等出仕當忠君體國以爲人
爲法良旣登第入讀中秘書以翁老歸侍十餘年蕭然山中
講學授徒以養翁怡然安之 今上入繼大統布詔至台翁
讀之垂涕促良使行曰茲汝報國時吾尙健及見汝之有立
吾志遂矣良奉 命入京授翰林編修得封翁如其官未幾
以直諫杖闕下幾絕而蘓念翁之遠也將圖歸省奉

命唐藩還抵汴南行而遽聞訃號擗奔喪率循翁之制舟過姑
蘓遣使廣德以墓文爲屬守益與良同道而相長異姓兄弟
也翁之高節馴行雖微請猶將闡之以風厲來世曾大父諱

翁之大父諱文正父諱宗儒世篤孝義翁初配徐氏早卒繼許氏知書有內行以子貴贈大孺人繼孫氏包氏皆未逾年而沒子二長卽良次賓邑庠生孫男三本木材孫女五卒以嘉靖甲申八月十四日塋于明年某月某日地在邑西之水南銘曰

世尙言以競位兮棄周行而弗履雖位豐而行約兮紛負乘而可泚相蒲亭之鸞鳳兮翔千仞而高舉彼梁竇之炫赫兮羗羣鴟以競鼠吁嗟愼齋兮與古爲侶位不酬德兮天錫之齒善慶孔彰兮亦有孫子我最其藏兮百世之矩

周母歐陽氏墓志銘

周友乾式有母之喪予使徃吊之泣以墓石爲請予固辭之而請日力且以狀來曰範非敢誣親以徼譽也自吾母結纊歐陽以歸吾父也勤無廢事和無忤物年七十有三而衆莫之非也蓋其尤難者爲異母吾兄策姚出也吾母撫吾兄視範撫吾嫂於吾妻有加焉撫吾之子文武與兄之子旦召夔伊雍然也凡入吾家者不知異出而吾兄弟子姓亦不之知也是以願假一言以昭示吾宗俾爲異母者知所慕庶世道賴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爲世坊昔魏芒慈母之言曰繼母

如母爲人母而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
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使是道也明於天下葵倫有
不歸厚者乎銘曰
彼鳩有子均其食兮誰令慈母而生之羽翼兮有鬢者媿譏
而佻兮醜彼簪笄不如烏兮大史昭潛爲女誠兮百世其徽
之罔俾壞兮

賀母王氏墓志銘

永新賀文化將塋其母命其子世采來謁銘曰宗德不幸不
及事其父賴母氏矢節而育之以齒於士命之不猶不獲策

一名以爲光寵而家殖削落無以爲棗栗飴蜜之養今復溘
然至于大故蓋世之不得於天未有若孤之酷也吾兒幸受
學於先生若惠賜之辭以昭吾母之幽庶其少道不孝之誅
乎予曰傷哉文化之心也聞諸古之君子以不辱其身爲報
其親如以富則猗頓腴矣以貴則三桓世祿矣以文詞則孔
惺昇銘矣往語而公務立其大者勿庸是空戚戚也未幾復
來謝曰子之教敢不敬服抑吾母之塋虛其所以族願子之
終哀之也旣小祥矣世采惻惻以爲請不忍無以慰之廼刪
其繁以納諸立室曰孺人王姓諱秀瑩安福汶源世族年十

八奉其父遵翰翁命歸于賀君誨及事其姑顏祖姑尹款曲
 有節度甫九年而夫歿撫孤治生毅然無搖志辛苦三十年
 授室諸子外應門戶內酬饋親屬咸不失故態比老傳政矣
 猶勤劇不自憊以正德庚辰十月四日卒得年五十有八葬
 以十二月六日墓在其里之草仙子男四宗德邑庠生宗術
 宗術宗復復早傷孫男十一世芸世永興旺榮蘭昌芳華老
 永女二適龍才顏丕洪繫以銘曰

維婦百行節為先有能矢之至華顛哀哀孫子銘新阡追思
 艱苦淚如泉丁寧至孝有本原敬行遺體思軋軋節孝之門

天所憐

封恭人屠氏墓志銘

恭人屠氏諱桃淑字歸宜淮之沐陽人萬全衛經歷諱晟之
 女廣東按察司副使胡先生之妻河南道監察御史效才鄉
 進士效忠之母也以先生貴封安人以子貴進封恭人嘉靖
 乙酉七月卒于家距其生成化乙酉享年六十以明年十一
 月某日塋于石橋之陽孫男四曰應恩應捷應嘉應吉女二
 曰越秀菊秀初屠氏以貴望于鄉而萬全翁倣儻負大志理
 家有矩則故恭人得以克其淑質受孝經毛詩及女誡列女

傳通其大義奉以周旋每遇議昏翁輒謝卻之一日入城于日者邸見先生題咏悚然異之俄而先生至顧瞻良久曰胡子真佳婿不煩媒妁而定比恭人歸恂恂恭謹親操井臼治酒漿雖洒掃浣濯不獨委人舅封君承德郎喜謂姑趙安人曰古云娶婦須不如吾家顧在人耳先生兩舉而薦于鄉又四舉而登進士其間食苦茹淡更相砥厲內人有談屠氏資賄之盛者怡然遜謝而已及隨任南刑部安人病滯下親滌巾帚革則手掬所遺以入廁膾瓜指皆楮屬續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先生陞任于閩承德公以衰白倦行卽儼裝東歸

拜堂下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微有風指卽鬚承之承德公樂衍衍然忘其子之違側也先生性嚴重恭人以禮相之事無專制尺帛一錢必以請家人或止之曰吾欲示爲婦者法耳遇二子恩勤篤至及先生課之嚴雖箠撻不爲請曰愛其子固當如是效才登進士令東陽以政最擢爲御史而效忠亦舉于鄉中外嘖嘖出俊辭以壽恭人曰是奚足多母墮其家聲斯可矣閒居卽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諸婦及羣從女子關雎桃夭之篇日夕訓之且反覆推明其義至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說俗爭延之一日求

東原翁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見麾之門屏外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尼以淫敗聞者智之先生之入廣也庶陳氏偕行踰年而舉子報至喜曰枝屬蕃衍家之福也未幾至于疾病曰是兒吾不及見其成也悉所遺簪珥封之謂二子曰謹付三郎又曰吾不得與汝翁訣者天也汝翁素長者嘗恐負之今免夫效才等既哭就位則請命于廣謀所以列于墓者先生報曰茲事重大非託諸名士可信于後者文雖美而不傳然婦德不外章非有一日道義之雅者文可傳而不實廼命門人相棟狀之命益銘之嗚呼先生道義之訓童而聞之狀未有成也其可以望美

而傳乎先生義問日宣加于上下而御史昆弟檢身蓄德以光其緒所以永恭人者將於是在銘曰

婉婉恭人維德孔純維行孔良兮琢石垂訓罔有不信以爲女坊兮夫德日邵孫子其肖之百世彌章兮

明故封奉直大夫白石劉君偕贈大宜人王氏墓志銘

吾邑三舍劉氏文獻望于南里以南唐尚書適爲始祖歷宋元科貢嬋媯至文懿公宣以尚書繼其世而晉軒公戩及弟爲諭德以節義文章同顯 憲廟時至白石封君諱昉字伯象凡二十有四世矣曾祖丕嚴博古有遠識以晉軒貴贈翰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一
林編修祖景隆豁達有長者風父朴齋挺精于醫能以其術
濟人君幼學易于從兄新寧尹曉及節菴王別駕鑿得其肯
綮爲督學者所器以優等廩于郡庠於曲學小說及奇詭而
臧裂者悉屏絕之與人寡合不輕取亦不輕予或謂其吝不
改也凡七試場屋不得舉以例應貢會仲子佃領鄉薦同計
偕上春官及佃成進士鄉縉紳勸勿授官喟然嘆曰吾平生
辛苦亦欲以所蘊小試之見曹前程非吾所與也遂俯首教
諭青陽立課程講經史劬劬佔俸如未仕時諸生有過藉記
摘發異其改而後已時刑部郎張子牧治縣禮而諮以政屬

歲大饑以賑濟委重焉躬履荒僻驗貧富真贗以權出納其
菜色鶉衣者倍卹之奸猾不得爲慝全活甚衆唐柱史曜獎
之曰善教善守云佃知武定州貽教剴切三載譽孚于上下
考最出青陽適君寢疾執佃手曰吾望汝來渴矣吾欲南還
省汝祖以從吾所樂報國之責汝任之矣力請歸休佃奉以
至家疾稍瘳佃乃考績于京蒙 恩封奉直大夫贈母王氏
爲大宜人而君以疾先卒矣宜人廬陵碧溪望族處士某翁
相攸以歸君綜理家務細大有程度雖繁劇裕然以故君得
肆志于學朴齋翁樂賓友濟醫藥戶外屢常滿應命無倦教

諸子以義方待媳以禮宗人稱範焉先君十年沒以庚子季冬二十有七日塋于里之側岡卯乙山酉辛向子男四長偲邑庠生次卽佃由武定陟工部虞衡員外郎次佃次位皆業儒而天女一適汶源王渾孫男六通邁遜邇逢女三尙幼諸孤將以嘉靖庚戌孟冬某日禮塋于側岡而合藏奉治命也銘曰

巍彼三舍兮如鄧林藪匠石薦之兮濟濟栲栳文懿晉軒兮其光如斗爰有白石兮厥孚盈缶小試青陽兮曰有教而有守碧溪溶溶兮比德以耦虞衡之彥兮式宏厥后側岡藏璧

兮寵光孔厚銘以相之兮尙曰不朽

叔父重齋居士墓志

叔父諱贇字恢弘別號重齋居士封評事毅軒府君叔子而易齋大夫叔弟也府君性至孝樂善嫉惡毅然無所撓而大夫濟以寬易施於有位用顯我鄒氏叔父行第三資性獨類大夫無機械無暴戾坦率慎重以行于鄉族府君晚病淋大夫率叔父吮之痛苦稍減鄉族稱貸者暮夜必應其急銖積寸釁遂擁厚貲然未嘗有爭競卽鄉族有爭競必委曲排解之恂然無背面語故鄉族有義約及有丈量大役必以公直

首推逆濠之變陽明先師召益從軍中衆咸蹙縮叔父慨然遣泰兄同行曰吾姪盡君臣之義吾兒亦當盡兄弟之恩執手別諸門曰子何恃而無恐益對曰亂臣賊子天必誅之忠臣義士天必相之比歸叔父迎諸門交手仰指曰子不負天天亦不負子及謫廣德擢南都扶病而歸恒以天道相規切晚年剖斗折衡滌粟以恤貧乏鄉族方望其遐壽也而嬰疾宿留遂以不起嗚呼痛夫生以天順庚辰閏十一月某日卒以嘉靖癸巳三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擇以十二月某日奉祔于魚形叔母吳氏以勤儉比德凡米塩棗栗雞豚時藝綜

理不遺叔父之疾也以勞瘁先卒子男二守泰守中謹厚世其業女二適王承德倪滌孫男三遜業舉子邁某尚幼女三曾孫男一叔父將終命益曰子誌吾墓益蒙叔父之德牖誨扶植惟恐其無成也是用茹哀彙行以告于不朽

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

聶氏自新淦徙永豐初曰磊源次曰下市次曰雙溪國初曰達和英烈有古壯士風麾金帛募兵結團伍以障鄉族是爲雙溪始祖至封華亭知縣水雲公四世矣曾大父敏柱以督運客死楊孺人緝草廬率二孤居之以矢其節大父汝璉封

股和藥以瘳母疾父日聰事繼母亦以順稱公諱鳳字玉治
身長而癯高額廣頰兩顴突起髭髯虬蟠瞳光炯炯射人以
豪氣自負弱冠出爲塾師怒其相狎也竟長揖棄去屬伯兄
本治以育廢季弟敷治尙幼遂毅然承家政應門禦侮惟恐
拂父志成化甲午夏雨暴漲漂從父棺以去父頓足號曰汝
速追之卽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壓復躍以抱再壓再躍
始迴洄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診之曰
是當時出死力鬱氣在肝鬲間公曰此父命也卽雖以此終
身予何悔焉常被酒夜歸父意不樂也怨艾無所容以墨鏡

忍酒二字於臂至老不復飲父晚歲爲袁氏所誣官不能白
屬纊命曰袁氏之讎必思所以報之喪未旬日操鐵椎領二
力士執讎而毆之破額折股血淋淋被體袁氏鼓噪欲禦之
瞋目大叱曰所不致汝死者以有法耳衆辟易而散正德辛
未闕廣流賊突入縣縣不能禦民惶惶四竄公嘆曰使我得
長千夫當一隊豈使鼠輩至此命子姪護婦女入山而身殿
之賊至間始荷長剽徐徐而出賊愕嘆尾之行數里不敢迫
已卯有強賊破垣逼寢獨持鐵杖伺門側賊投火燭其獨也
遂突而入奮杖擊一賊應手仆一賊擁盾入復擊復仆賊呼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二
謬移時卒不得逞而去每當暑乘月卧松林及行吟荒墟中
常見妖狐弄影及野哭作鬼聲恬然不爲動特嫉惡大嚴人
有過輒面折之間郡縣政不便民必蒿目憂民之憂以是歛
羣怨而士君子亦以是知之中年家日落卒無他營惟隆師
友教子每先富人嘗語豹曰吾奕世種德當於汝輩發之以
吾星命之學當某年連捷作某官某年遷轉其後豹爲子丙
子第于丁丑宰于華亭入爲御史出守蘓州皆不爽其數華
亭績聞封公如其官而配爲大孺人制詞有剛方孝友之褒
鄉人嘖嘖以爲身食其報云旣拜服命惟以祭祀慶弔餘則

巾屨如故當農務殷時不離桔槔耒耜事親舊笑之曰兒作
御史封君猶作農夫邪公亦笑曰封君無妨於農夫農夫亦
無累於御史傳者以爲美談聞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呼豹而
囑之曰爲聖賢孰與爲公鄉爲公卿父孰與爲聖賢父於是
蘓州因歐陽子德以問學卒聞格物致知之要檢身迺吉士
類推慕之晚年尤嗜山水作亭五巖雙江之勝名曰水雲人
稱之曰水雲先生娶同邑鄒氏詢謀處士之女以齒德相高
子洪質直酷似其父豹卽蘓州守也嵩道旭宥俱早殤孫靜
邑庠生曾孫棟沒以嘉靖辛卯九月十三日得年七十有四

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塋于隣寺北塔山之陽又二年蘓州以狀屬于黃子弘綱而以銘屬于守益守益覽狀而嘆曰古所稱若智若勇若不欲若藝世未嘗乏才也而成人者鮮則文以禮樂之功未講也若公者所謂卞莊子之勇可以成人者非邪克抱棺之勇則可以死孝矣克擊賊之勇可以死忠矣公往矣禮樂之功是在吾蘓州能成其身斯能成其親矣再拜而爲之銘銘曰

悃悃木強古稱近仁嬛嬛巧令日以蝕其真相彼岩栢磊磊多節可斨可斤膏之以朽木曷雕而聞灑灑者水澼澼者雲合而雨下土變化綱緼在其後之人卽在其身

改齋王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恚仲兄愚奉任大宜人命以季弟恚次子東爲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尙未克塋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塋故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閔于官卜吉縣東之蹊徑祔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埃胡孺人孺人泣謂恚曰而兄所與遊率海內豪杰然其密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恚至其詞甚哀相

與淚潛潛下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大傅導其
家于吉自南唐虔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泰和自宋戶部侍
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
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
傳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稹好學篤行文
貞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休歷官廣西太平府孝友仁惠
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
于鄉是時豪爽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
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塋祭不愆

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
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才所不能悅人以
美辭而眩是非吾心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
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
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休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
曰鄙夫非尙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爲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大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
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

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闕景翰書
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贄軍議曰
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
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變作拳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
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自遠請業益盛隨材曲就語疊疊不
倦諸生傳錄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
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慶人功
帶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克經筵講官
風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

既而文端公瑩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

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為
殮公卿寮舊相率贈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
涕涕泣者配廬陵胡氏其父太學生宗大選於諸生而歸專
一而順協相以濟常置側室竟無子有女二長適同邑張司
空之孫庠生律次未字今適鄉進士劉教教緝其遺言多散
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世衰學湮往往逐時
好以羊鼎自飮其崛起者分門標榜臨深谷以為高而無欲
之要太公順應之學直蹙縮而莫之任若改齋所立加人一

等矣而孳孳親師友如弗及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實復趨小瀛與其泉湛公切磋所謂動靜兩忘者將融而一之以究大業以益之不敏方約卧雲玉華玩月武功以盡償所願大命不永甫四十有罪矣天之不相斯文也改齋資稟犖奇而克以學力視豐饒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飄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道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為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俎豆胡戀戀於兒女子今果祠

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祖徠松溫然其和似昆山玉涇野呂公叙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為確論銘曰

玉有時燬松有時剪維路維蘧百年其顯以忠耐孝永妥于茲嶽

明故贈山東道監察御史洪公墓志銘

嘉靖己丑春三月二十有三日婺源洪公輝卒權厝于所居芝山之南踰八年其子垣成進士宰永康有聲入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得贈公如其官而封母氏余為太孺人廼與其兄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一
坤均第圭謀改卜于沱川青山嶺之岡以明年月日禮葬焉
時御史方莅淮揚持其寮友陳君修狀以徵銘於山房曰昔
諸君子之倡斯學也先君實神馳而愛敬之故垣獲切磋羣
公間而圭復灑掃門下兢兢不敢惰繫行先君之志也幸一
言誌之以慰我存亡嗟乎學湮教微世爭以科名權利課子
姓訢訢然以爲康莊也而迂視聖學愀然若荒郊曠壤無所
於利間有奮起者則羣聚而訾議之公獨慨然督諸子於學而徐
諭非笑者曰胸菴先生非吾鄉之前哲乎觀於道命編何嘗
不蒙訾議其識度加人一等矣洪之先有菊坡居士尋繹正

學不求聞達有得則筆于冊或時發諸詩歌世爲官源望族
至公之考榴以疾早世而母余氏年二十有七矢節以撫孤
繼姑爲媒孽者所惑將奪而嫁之節婦携孤依舅氏拮据支
吾手自規畫徙居芝山公在稚年重負家事磨心礪志思以
身振其世於紛華利欲泊如也節婦性嚴毅家人少有過未
嘗假借詞色公率妻孥循教令雖至終年秩秩如少儀其與
人交洞見肝腑以信義自許弱冠與同鄉胡氏子偕徃樂平
道遇同行者暴病死爲具衣買棺殮之士人以計見誣竟不
爲辯而事亦白舅氏嘗患疫屏卧萬山觀中親族家人遠避

不敢覘戶獨留侍湯藥月餘賴以瘳中歲家日艱同事負者尚數百金或曰若是其迂也盍不訟以取給曰舊與之交而今訟之懼蹈衰俗之薄也且彼亦窘而急責之償是以火爍焦釜其將若何卒不聽同鄉江某貸於余某嘗託爲之約江后折閱不能酬戶僅有田數畝盡輸以代酬之節婦微不悅懇請曰不敢失義耻傷母氏之節也衣服糞殮時不繼處之終無戚容鄉人咸仰其篤行云公生而孱弱骨隱如瘠有相者曰君壽不過二十節婦聞之甚懼及踰其期諸子皆秀發相者復至嘆曰此君之心非貌所知也噫公之篤行神明勞

之矣是宜銘銘曰

寧衆爲迂兮罔蹈于薄寧身爲寡兮罔爽其諾殮死而誣兮侍疫以藥嗟予心之所安兮其奚忍於自鑿使擁貲而都位兮何患于惠之弗博栢舟丕承兮如耕而穫宜爾義方兮亦孔之焯

蒙菴劉君應占墓志銘

吾友蒙菴劉君應占望出叢桂以宋水部南昌郡男德音爲始祖至太常寺丞稅徙居山頭洪武有諱子遠者以明經薦不起教授于鄉祖諱威封大理寺左寺副父諱潮號東軒以

夏厚翁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五十一
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官至廣西按察使有傳在郡誌母高氏
加封淑人應占以弱冠舉庚午鄉試第一明年登上第選爲
庶吉士又二年授翰林編修考績進支林郎預典庚辰會試文
衡 皇上嗣統上疏陳時務四事同修 先帝實錄以經筵
恩受錦服銀牌之錫其冬歸守東軒公制服闕北泊臨清如
有所不樂飄然南歸既而有新例翰林政事疏通者皆外補乃
授湖廣布政司叅議卽上疏致其事時年三十有八矣歸之
五年癸巳六月十二日卒于家娶周氏封孺人無子遺命立
其從弟永之子而襲側室女一甫二歲許歸彭某以明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塋于蜜湖祖塋之次其叔父浣及泗致其宗
兄漢陽守本用狀以來徵銘予與應占同生于辛亥而二父
同官于廷尉其後同試于邑同升于朝又同歸于鄉非予誰
宜銘者顧應占平生無留稿家復失火雖疏四事竟無一存
者故狀述甚畧乃追憶而誌之始君之在娠也東軒公以周
易筮之得井之九五故名之曰泉字之曰應占甫成童日記
數千言屬詞滾滾遂有聲京師年十七與予偕試邑令吳公
景駭之曰益當魁天下泉當魁于江西其後果然旣發解入
讀中秘書謂功名可立致稠人廣坐侃侃論天下事復以諧

謹濟其辯博又善奕徃徃屈其同列以是寡與合者獨雅善楊狀元慎數以策于石齋相國相國奇之遂留于翰林其後歸省于家三年復北上豪邁自負不隨俗頽仰見逐勢射利者切齒欲折其角逆濠方煽亂能禍福人復以利餌縉紳獨應占倡言其惡激臺諫劾之劾者以是陞要階應占每見執其牙牌曰何從得此其人感謝曰劉先見劉先見云其泊臨清也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撻以斃應占拊腹遠舟行自相荅問曰能黜以撻乎曰不能能驟進乎曰不能能默乎曰不能曰是三不能不歸將何之及奉例外補也應占

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或有場屋雅禮遇當異於衆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乃咄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二官受人侮耶知厚者相率留之竟不能挽時盛暑旅邸湫隘又耻與人接而胸中磊塊日取醇酒澆之頽然獨醉蓋自是有酒病矣既歸日蒔花卉雜置山石與所厚高談縱飲夜分不為止族屬數千指能以才畧聯屬之無少長智愚豐嗇皆歸心焉豪家有侮者以身任之雖勞且費不惜復居市之南樓隣黨而約之曰犯吾界者羣攻之聞者相戒勿犯或謂之曰仲尼之徒乃為桓文事耶應占瞋目曰咲堅子為桓文不於

爲戰國乎予扶疾南歸應占過語輒移日常從容問曰曩辛未之夢也曰廟上流芳並千古今落落如此誰當爲流芳者予曰在德義不在爵位吾郡之人物必稱忠節稱廉介稱道義而高官豐貲不與焉至或有遺臭矣吾與子患不芳奚患其不流應占由喪語曰吾不能剛制于酒又以無嗣比女色此齊宣之疾也故雖善不能行予握其手曰蒙菴讀書萬卷獨不聞兩斧枯樹之危乎加餐可以養生寡慾可以種子子東軒公之金注也胡爲自輕如此應占感其言爲之止酒出宿于外蓋愔然有意矣旣而酒伴強之飲且諷之曰不近女

何由得子會隣有大構又以盛夏築室醫不能効疾亟猶屬其族捐所佃官地構祠以祀始祖族人皆掩涕辭色不變旣革矣太淑人號泣問後事井井有條雜以戲謔竟不至恇惑云嗚呼以君之才與位與年宜展矣而遽廢旣廢矣衆謂將復起中丞劉公節疏薦之矣而竟不獲展然觀其覈田捕盜之畧亦可槩見也已田之覈也有田者胥息之應占獨曰吾田連數都不爲少矣然終夜以思終不可以一身之私而廢一邑之公其後謗訕四騰當道亦眩矣草書數千言以達少叅朱公統辨析利害祭然如指掌竟賴其力以濟西益方熾

身厚錄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五十三
應占揚于衆曰吾田連數都竟無一染者是何羣公之衆也
無縱交通無避淵藪諸賊奴如狐兔耳衆畏惡其語掩耳
走然貧弱至今誦之銘曰

瞻彼豫章風而揚噫飮之以水霜棟明堂噫中道而撥誰爲
之歎噫三峰嵯峨蜜湖洋洋噫尙千百年莫之毀傷噫

祭王改齋文

嗟士習之儉圯兮紛闐然以媚世抱姑息以愛身分其自底
于不類謂友弗能兮燕游以爲賜謂君弗能兮忍面從而背
諛肆吾兄之耿介兮蹇獨立于千仞遵周道而好修兮雖摧

輪而自信承文端之世德兮揚刺史之休光指文山以爲的
兮肅遺像於羨墻言溫而氣和兮若處子之訥訥遇不可而
耻爲兮百賁育而莫奪求友生以自輔兮出肺腑以相告或
指疵而糾過兮期交道之不辱旣得路而驅之兮微微言於
先覺衆競謀於稻梁兮望岡梧以爲宿陳仁義於先帝兮曰
吾侍從之臣與其脂膏以寵利兮孰與骭髓而固貧寒荷裳
以宵逝兮擊蘭漿於潮陽帶明月而陟韓山兮咲丹荔之飽
嘗從義旗以東征兮誓膏膂其可捐及執馘之明發兮袖清
風而亟旋比七載以賜還兮啟遺編於石室孰感恩而無報

兮圖敬事而後食抗獻替于 經握兮曰予遠而汝弼詞嚴
而氣充兮上下爲之動色比國論之將推兮獨憂憤而不食
曰是 宗祧之大禮兮詎忍忘 泰陵之德雖得請以南歸
兮寧伏 闕以卽戮奚虎豹之嗚嗚兮竟駢首以就獄時予
纒舟于潞河兮亟遣訊於析揚辱手書以馳報兮曰心安而
無傷味詞旨之閒雅兮翫筆勢之飛揚羨進德之日新兮雖
顛沛而弗爽放吾纜以徐行兮將遲子於關里登宮墻以四
望兮耿幽懷而莫語忽凶聞之日至今予悼首而不信徵兆
朕於夢寐兮向對案而交詠及姑蘊而得實兮腸一夕而九

迴向西風而痛號兮悵吾生之何爲豈天道之難諶兮抑斯
文之不祥旅視飄飄兮四十而亡令女斃斃兮孰爲主喪灑
血淚於桐川兮何以寄于西昌夜營營以至曙兮歲冉冉而
改律欲馳辭以寫哀兮屢援筆而中輟念浩氣之發揚兮挾
風霆而上征騎箕尾以容與兮超大初以爲隣所謂不依形
而立者凜萬古以長存而凡執俎豆以獻春秋者孰非其來
世之雲仍彼淫昏而永年兮羌無以異于杜櫟而其子孫之
衆多若蠅吶夢夢嚼殘醢而競遺炙試度長以絜大兮將孰
歸於殃慶維求仁而得之兮又奚虧於正命撫先民而慷慨

今聊以解予懷之悲攬杜衡以掩涕兮馳椒糝而陳詞冀玉
軟之周流兮按邊馬以懷家庶翩然而臨之兮撫晴雲於玉
華嗚呼尙饗

祭義士謝魚洲文

人生兩間轉盼百年惟爲善而流芳與縱惡而遺臭乃影響
之定機在古今而弗爽故善愛其生者爲麟爲鸞自戕其真
者乃蛇乃豺雖同歸於幽壤終莫遁於鄉評昔在水夫之役
吏胥爲蠹增我一邑逾於百名衆口嗷嗷剥床以膚而莫有
以身任之者審謝君之慷慨扣 帝閭以陳辭賴嚴廓之燭

遠浴撫怒以申枉服勞瘁昌寒暑凡三年而始白我父老子
弟始獲息肩帖席而君以嬰疾纏綿遂至不起凡我善類哀
恫相吊靈輜將駕薄奠一觴用彰尙義之風以勵懿德之好
靈爽如在尙聽茲言

卷十終

